

慈幼會教育在我生命的影響

葉泰浩執事

一九九二年，畢業於鄧鏡波學校。
一九九六年，宣發初願加入慈幼會。

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，第一天踏入鄧鏡波學校。我準時到達學校內操場，心情有點緊張，突然，一位身材比我還矮小的「叔叔」在我面前出現，他對我展現了一個微笑，這個簡單慈祥的微笑化解了我那份緊張複雜的心情。少頃，鐘聲明亮地響起來，那位「叔叔」站在操場上的天橋，他帶領我們祈禱，然後對我們說：「所有波記仔，都是聖母拖住手帶進來的。」原來他就是我們的校監黃神父。我當時有點驚喜，因為在我過去的讀書生涯中，從未這樣近距離地接觸自己的校監，更從未看見過一位長輩，給予我這樣一個安全和肯定的微笑。

該年的十二月八日，全校慶祝無原罪聖母瞻禮，我也覺得很新鮮，學校放假之餘還張燈結綵，大事慶祝；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禮儀後的足球賽，有幾位神父換上了運動服，在球場上與學生們拼搏，而且球技還很了得；當時，我的心泛起了一個念頭：這樣做神父都不錯呀！

中二那年我加入了輔祭會，遇到了另一位黃神父。他是我們的神師，每星期六我們輔彌撒以後，大家都會去他辦公室，有得玩，有得食。每逢長假期，他都會和我們一起去旅行，他和我們一起去踏單車，帶我們去宿營，他教我踏單車、生火燒烤。



中四那年，我參加由修院主辦的聖召活動，遇到很多年青慈幼會士，個個都是「好玩」分子，跟他們在一起，我很開心，也很有滿足感，因為在活動中，有人讚我踢足球踢得好，演話劇演得出色……，在我最開心的時間，一位馮修士找我「傾計」，我們就在學校的天台上談了一個下午，這是我記憶中，第一次有人願意花半天的時間去了解我。

中五畢業後，我離開學生的行列，投身社會，嚴格來說，我是因為成績不好而被學校淘汰的一群。但我仍和慈幼會士保持著密切的來往，因為他們不介意我在學校的成績，他們肯定我的價值。

由八八年九月一日的「Form one 仔」到二零零六年的葉執事，慈幼會的教育一直默默地陶成著我。慈幼會的精神亦不知不覺地進入了我的心。

有一次，我和一班堂區青年去行山，他們對我說：「神師！你真好！會和我們一起行山。」又有一次，我帶領青年們做一個退省，有一位青年對我說：「執事！你真好！除了帶退省，還幫我們買早餐、和我們一起洗碗。」聽了這些說話，我起初有點奇怪，不懂應對，因為對我來說，跟青年在一起就是這樣子；但後來我終於明白，是因為我被會祖的預防教育法浸淫了十多年，是慈幼會的教育無聲無息地影響著我，改變著我。或更好說，是天主藉著鮑思高神父和慈幼會在帶領我，使我成為祂深愛年青人的見證。



兩代慈青 一脈相承

我家兩代的教育，大部份都託付在慈幼會手中。

會祖聖鮑思高的教育理想，貫徹在眾多的慈幼會學校中。鮑聖所重視的，不是九優，不是校際比賽冠軍，誠然這一切都是好事，但並非最好。鮑聖心目中最重要的是：給這些青少年珍貴的信仰。

一九七二年當我進入聖類斯中學時，全班只有四位教友，我自己也尚未領洗。當我離開母校之時，全班已有接近一半的同學領了洗，大部份至今仍熱心的教友。當年教我們道理為我們授洗的是伊思高神父(Fr. Gelosa)。伊神父教導我們時，

已經是接近六十歲的老人家，但他能牢記每一個教友的名字，讓每個學生知道伊神父很重視他們，就如基督在福音中所說，「牧羊人認識祂的羊，祂的羊也認識祂。」

慈幼會學校產生出不少神父，他們在慈幼大家庭及在香港教區服務，成為會祖鮑思高的承傳者。期望在未來的日子，慈幼會學校能更專注於信仰的培育，將會祖對青少年的教導，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。

林瑞琪

一九七二年，畢業於聖安多尼小學。
一九七七年，畢業於聖類斯中學。
兒子現就讀於慈幼會屬校。



<http://www.sdb.org.hk>

……慈幼會中華會省……

憧憬

我們企望見到：會祖鮑思高的中國夢得以實現，在中華大地上有效地造福青少年，尤其貧苦無告的一群。

使命

為此，我們致力於：
更新自己、強化團體；
凝聚慈幼大家庭；
發展中國服務；
關愛我們事業中最有需要的青年；
推行聖召。

DBIOO
凝聚慈幼大家庭 關愛中華眾青年

使命宣言!!!